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薄荷茶藤梨花白/电线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365-2

I. 薄... II. 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0473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薄荷茶藤梨花白
作 者 电 线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00mm×1000mm
印 张 21
字 数 366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80742-365-2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部挥霍一空，终于憋出内伤来了。

我为了避免被蜡烛引燃小宇宙而用光速扫完一桌子菜想要起身走人，这时，林程温柔地握住我的手说：“安安，别急，还有一道甜品。”说完朝立在不远处的服务生轻颌了一下。那个服务生就鬼使神差地端上一杯我的至爱——蜜桃冰激凌。

看来小林子还是识时务的，知道点火以后要灭火。我赞赏地看了他一眼，操起刚才喝罗宋汤的勺子直接舀了一大口冰激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了下去。我向来奉行不让冰激凌化掉的最佳办法就是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把它们全部储藏到肚子里。

瞬间，我看到小林子闪烁期盼的小眼睛突然呈几何基数放大，也就是人们普称为惊恐的眼神，然后眼前一黑……

闷，好闷，喉咙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嗒嗒嗒，咳咳咳……”一阵猛烈的咳嗽后，我感觉有一个物体从喉咙里咳出，一口气总算顺了过来。

睁开眼还没来得及看仔细，就听着耳朵边上一阵高分贝女声惊呼：“六小姐活了，六小姐活过来了！六小姐嘴里居然含着指环！”

紧接着，一声柔弱的女声传进我的耳朵：“快，快让我看看。”

我努力睁开眼——这一看差点把我看背过气去，就见一张倒置的古装美女脸放大在我眼前，再放眼望去，好像这是在一个倒立的房间里，一群古装打扮人全部倒立站着，我的神哪！这唱的是哪出戏？难道地球终于失去引力彻底罢工了？还是我终于踏上了外星不归途？

思及此，我吓得闭眼放声哭了起来：“哇哇哇……”天哪！这是我的声音吗？我怎么哭得这么幼稚？

一只冰凉柔软的手抚上我的脸颊，替我擦去眼泪：“乖，不哭，娘在这儿。”我被这句话惊得一下子停止了哭泣，睁开眼来。刚才还倒立的人，现在一下子全正立了，太诡异了！还是刚才那个美女，狭长水灵的风眼，秀气挺拔的鼻子，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嘴唇，苍白透明的瓜子脸。美女，绝对美女！虽然有些病态，但瑕不掩瑜！

此刻，她正抱着我轻轻摇晃，好嫩的肌肤，我不禁伸手想要触摸。就在我快要触到她的脸时，一个发现让我一下子惊呆了——我的手，好小！天哪！我变成了婴儿了，面前的美女还是我娘。

难怪刚才看人是倒立的，看来生物老师没有欺骗我们的感情。科学研究表

明刚出生的婴儿看到的世界是倒立的影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启动了自我修改功能，所以就又是正的了。

正当我在回想的时候，一阵咳嗽把我给震了回来：“咳咳……奶娘，把……咳……孩子……咳……抱给……咳……老爷看看。咳咳咳……”古装美女在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咳嗽后，终于把我重新交给刚才那个软软的怀抱——估计是F Cup的，傲视群雌啊！

奶娘抱着我领命而去，一阵惊天地泣鬼神的地动山摇之后：“老爷，恭喜您喜得千金！四夫人生了位小姐。小姐出生之时口中还含了枚指环！奴婢以为此乃大吉之兆！”女帕瓦罗蒂一串抑扬顿挫。

就在我琢磨着怎么说服她，做她经纪人，给她开个唱，钞票满天飞的时候，“抱过来，我瞧瞧！”一个威严的男声插了进来扼杀了我飘满¥¥¥的冒泡美梦。哇！这个声音，绝对有磁性，堪比杨宏基他老人家。

于是，我又被二传到另一个怀抱，终于可以顺畅呼吸了。

我深吸了一口空气。氧气在肺部转了一圈，转化为二氧化碳以后从嘴里夺门而出。好可爱的娃娃脸！趁他端详我的时候，我也顺便把他看了一遍——圆润樱红的唇，俊俏挺拔的鼻，深邃清澈的眸，奶油般柔滑的皮肤，看起来19岁上下。这娃真好看，就是表情严肃了些，虽是微笑着，但那眼眸里透着丝丝凉意。不怒而威的气势，令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相爷，六小姐想是有些受凉了，妾身让下人们多取件小毯来，可好？”这时我才发现大厅里坐满了人，刚才说话的是娃娃脸右边的一位少妇（姑且称做少妇A，都叫美女多没新意）。少妇A温婉地欠着身子，从我这个角度，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到一片光洁留着美人尖的额头，盘着一个很复杂的发式，上面缀着玛瑙，斜插一只金流苏粉色珍珠钗，古朴不失庄重大方。听她的话估计她是娃娃脸的夫人。娃娃脸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几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少妇A便唤帕瓦罗蒂奶娘去取毯子。

娃娃脸抱我的手收紧了些，想是怕我着凉。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这个娃娃脸不大可能做这种体贴人的事情，于是伸手抚着他的脸报以一笑。

我估计娃娃脸可能是我哥，既然我是六小姐，那我哥十九岁左右应该也是正常的，古人真是能生养啊！

“六小姐朝老爷笑了，六小姐定是欢喜爹爹。”少妇A语出惊人！

“噤！爹?!”我不禁喊了出来，这娃娃居然是我爹。

我的声音听着有些怪，估计是刚出生没长牙齿的缘故，但我一声“爹”就

“微臣替太子妃领旨谢恩！”

“此玉乃先皇之遗物，冷暖一对，冷玉凤求凰，暖玉凰求凤。太子持冷玉，太子妃持暖玉，今后夫妻和睦，也不枉朕一番心意。”

看来这玉佩很值钱，我立刻两眼放光，这时狸猫正好用膀肘，错了，是用旁光扫了我一眼，那不屑的眼神仿佛读懂了我的爱财心切。

“微臣谢主隆恩！（儿臣谨遵父命！）”

“特准许太子妃十岁前居于云相府，十岁中秋月圆之日入宫与太子完婚，及笄之日圆房！”

“微臣领旨，谢主隆恩！（儿臣遵旨！）”哎，跟皇上对话就是麻烦！

“微臣亦将此指环奉予太子，此指环乃容儿出生之时所衔之物，宝石晶莹剔透，想来必是祥物，佑太子左右！”心痛啊！娃娃爹居然把我用生命换来的钻戒给了那狸猫。

“谢云丞相！”那瘪三居然面不改色目无表情地收了下来，收完还看了我一眼，估计是得意和示威。

穿越之教训：爹是不能乱叫滴，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此，我的太子妃生活就此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第二章 小丰不识愁滋味

好湿，下雨了吗？好痒，什么东西，软软的。

睁开朦胧的睡眼，一张稚嫩可爱的脸放大在我面前，浓密的睫毛忽闪忽闪，轻轻刷过我的脸颊，晶亮清澈的眼睛兴奋地紧盯着我，柔嫩Q滑的喜之郎牌樱桃果冻唇微微嘟起，并努力地在用口水糊着我的脸，我的哥德巴赫啊！怎么又是口水醒梦大法。

“娘，快看！妹妹醒了耶，妹妹好可爱哦！”罪魁祸首云思儒没有一丝愧疚，还无比兴奋地拉着姑姑参观我的惨象。

云思儒是我表哥，长我四岁，是我爹爹堂妹的独子。我爹的这个堂妹初嫁三个月时，丈夫便过世了，留下遗腹子，爹爹怜他母子二人孤苦无依，便接他们到云府长住。爹爹有四房妻妾，育有六女，仅有三女存活，其他均早年夭折，人丁稀薄，遂将其堂妹之子过继了来，更名“云思儒”。

而我也后来才知道娃娃爹其实已经二十有六了，跟我当初猜测的十九岁相去甚远。

云家早年从商，靠販售香料起家，早先只是一般商户人家，至我爹曾祖父辈始发迹，逐渐垄断全国香料行当。爹爹自幼不好商贾，只好习文，学而优则仕，十五岁时便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平步青云，二十岁便任左相，权倾天下。

此国名唤“香泽国”，因其水路纵横（类似威尼斯，出门交通工具皆为船），盛产香料、水果、蜂蜜而得名。当今圣上姓“肇”，下设文武百官，有左右二丞相，以左相为尊，右相为贵。

就在我一脸无辜的时候，一块温热的丝帕袭上脸来。“是呀，妹妹很可爱，让娘给妹妹清洗之后，思儒再抱妹妹，可好？”姑姑拉开压在我身上的八爪章鱼，温柔地用丝帕帮我把脸上的口水擦干净，再取出枕下的滴血玉挂在我的胸前。青葱玉手轻柔地捋了捋我还未燎原的头发，给我穿上枣红银丝滚边寿童袄，系上玉兰香囊，香囊上用金线云体绣一“容”字。据说这云体是爹爹所创，笔意瘦挺，体势劲媚，翰墨洒脱，独创一格，世人称之为云体书。



姑姑的手很轻很柔，有妈妈的味道，我依恋地蹭了蹭，露齿一笑（虽然只有五颗=），“姑姑，吃饭。”

“好。不过姑姑要先带容儿去云罗厅，你爹爹还等着容儿去抓周呢。”姑姑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鼻子，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思儒，后面还跟了帕瓦罗蒂姑娘和两个小丫鬟，浩浩荡荡杀向云罗厅。

所过之处皆尽张灯结彩，“寿”字随处可见——是啦！今天就是我云想容响当当的周岁生日啦！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一年我熬得可真是不容易呀，简直度日如年。

首先，我是整日口水洗面，云思儒对我有特别的兴趣，一见到不是狼吻就是熊抱。我知道我长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叶见叶绿，但是长此以往，我怀疑我的死因不是被口水淹死就是闷死，我已经不记得我的初吻是在什么时候被他终结掉的。

其次，最恐怖的就是爹爹秉着母乳喂养的科学精神，坚持让帕瓦罗蒂姑娘一日N次对我进行非人道摧残——摧残我的视觉，摧残我的味觉，摧残我的心灵。成天对着一副F cup的伟岸胸膛也就算了，因为我可以选择不闭眼，但是，还要我品尝……额滴哥伦比亚啊！真是人神共愤！刚开始的两周，我是喝了吐，吐了喝，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把爹爹急得呀！成天让方师爷给我把脉下药。方师爷好像是万金油，云府里家人生病从来不请外面的大夫，都是方师爷一手料理，据说他还通晓八卦五行之术！爹爹朝政上不少事情也都是他出谋划策的。他还会测星象，跟现在的天气预报站差不多，云府人从来不会因为天气突变而措手不及，因为每天都有方师爷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帖。当然，方师爷还有很多功能有待我们的进一步开发利用……综上所述，一句话——万用牌方师爷，哪儿痛贴哪儿，立马见效！对比万用牌的苦药和帕瓦罗蒂的母乳，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我终于屈服在母乳下，熬了五个月才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脸上的两座F cup大山！

再后来，就是学走路啦。短胳膊短腿外加软绵绵，努力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从爬行类两栖动物（床铺和地板两栖）进化成为直立行走的人类，完成了由量到质的里程碑飞跃，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终于今日，迎来了我华丽的抓周礼。“爹爹！”人未到，声先到，我铆足一口劲，冲进厅内，扑向娃娃爹的双臂，“啵！”附赠一记响亮的香吻！

“呵呵呵！还是这么顽皮，一点也没有寿星的样子。”口里虽是不赞成，脸上却很是受用的表情，宠溺地轻捏了一下我的鼻子。

“恭祝太子妃殿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恭喜相爷！”下人们满满当当跪了

人不解的眼神中，两手往桌上一拢，勉强刚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拢在面前，吃力地仰头灿烂一笑：“爹爹，容儿全要！”

“哈哈！好好好！不愧是我云水听的女儿！”爹爹笑得胸腔隆隆作响，我贪恋地看了一眼他少有的明媚爽朗笑容！方师爷、姑姑、诸位娘亲、姐姐和下人们全都笑得花枝乱颤（成语啊，成语=_=！），云思儒则是佩服地看着我，“妹妹好厉害哦。”

抓周仪式就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之后，皇上和皇后差人送来一对玉如意、一条西罗国进贡的霓裳裙，估计我得到十岁才能穿得起来，还有珠宝若干。其他官员和嫔妃也都送来贺礼，不外乎金银玛瑙翡翠琉璃……看得我眼冒金星。

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奇珍异宝看多了也就变成垃圾了。

这众多礼品中，只有一件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狸猫太子的礼物之一——猪！

狸猫这娃儿真是深得我心，他咋就知道我的挚爱就是猪呢！以前我是属猪的，而且就在众美女高喊减肥口号将素食主义进行到底的时候，只有我坚守阵地，日啖猪肉三两半，坚决支持国家养猪事业，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太子送来的这只猪据说是番国贡品，体型小巧，耳朵圆润，通体透着粉红色光泽，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很像荷兰小香猪。太子差来的人说太子送这只猪给我想让我尝尝鲜。我激动地一把抱住这只小猪，求爹爹不要送去厨房。爹爹讶异我一堆金银首饰看都不看就命丫鬟收置起来，见了这猪倒是激动起来，便笑呵呵地让我抱回住处去了。

不过，哇哈哈！我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我坚信，猪，只有吃进人肚子里才发挥了它的自我价值。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我有更加宏伟的目标，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人要有长远的计划嘛！这小香猪肉……口水要流出来了……哇哈哈！（太邪恶了，难怪会被戒指噎死=_=）

为了纪念它的上一任主人并答谢他的好意，我决定将这只猪正式命名为狸猫！

从此，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养猪专业户生涯！

我两岁，云思儒六岁，太子十二岁，狸猫（猪）年龄不详。

“云思儒，我们玩跳山羊！你做山羊！”



.....

实验结论：

云想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十次革命才成功！

云家大厨：只要不让六小姐进厨房，刀山火海我都去！

云思儒：以后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我四岁，云思儒八岁，太子十四岁，狸猫（猪）年龄不详。

“云思儒，你教我射箭，好不好？”谄媚地抱着云思儒的手臂。

“你叫我哥哥，我就教你。”云思儒揉了揉我的头发，溺爱地笑了笑。

“好嘛……”深吸一口气“小白……鸽！”

“为什么是‘小白哥’呢？”

“因为小白（‘鸽’字四舍五入，省略不计）穿白衣裳最好看！容儿最喜欢啦！”

后有史学家记载：香泽国源朝左相之子云思儒，雌雄莫辨之姿，嗜白，所见之人无不倾心，世人后常以“思儒”喻美男。

看我弯弓射大雕！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二级准备！发射！

“噉——”

一声凄厉的惨叫。

哈哈！看来射中啦！

不过——天上还在飞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怎么没有掉下来？疑惑，不解。

低头一看，狸猫倒在地上打滚，一边耳朵鲜血淋漓，噉噉直叫唤，惨不忍睹。

唉，可惜了一支好箭啊！

小白哭笑不得地抱起狸猫，细心地帮它上药，包扎好被我射断的左耳。从此，狸猫一见到我出箭必定撒腿就跑；从此，狸猫就把小白当成了它的恩公，小白一来它立马扑上去热烈迎接，就差以身相许了。

“两只狸猫，两只狸猫，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不久，一首动人的童谣在香泽国传唱开来，家喻户晓，街知巷闻！

当然，没有尾巴的就是狸猫太子，没有耳朵的就是我家狸猫猪啦！

我六岁，小白十岁，太子十六岁，狸猫（猪）年龄不详，伤龄1年。



太子纳兵部尚书之女姬娥为侧妃。

我怒了。

想当年，我可是在诸多一女N男美文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传统女性，向来只有我负天下男，不可天下男负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姑奶奶我长大以后定要让你拜倒在我石榴裙下，再用力踏碎一颗玻璃心！嘿嘿……

“阿嚏！”东宫里正在读书的太子忽觉一阵阴风吹过，后背有些凉飕飕的。

“启禀太子殿下，太子妃差人送来贺礼！请殿下过目。”

“呈上来。”一双亦邪亦媚的美目仍专注于字里行间，疏离而淡漠。

“此乃太子妃为太子专门晾晒的十三两花茶，据说不似一般花茶取花瓣入茶，此茶仅取花蕾，甜美非常！”

“传我的话，谢过太子妃。”云淡风轻的语气没有波澜。

“是。太子妃还为此茶取了个别名。”

“何名？”

“伟歌。”太监低头弯腰恭谨地回话。

剑眉略微抬了抬，斜睨了太监一眼：“何解？”

“歌颂殿下英伟神勇。”

我九岁，云思儒十三岁，太子十九岁，狸猫（猪）年龄不详，更名“一只耳”。

又是一年柳絮纷飞时。半池柳絮轻如烟，淡淡雨丝零星飘落，四月春光似逝非逝。

若隐若现眉烟眉，似嗔似喜含情目，娇俏玲珑挺秀鼻，不点自红樱桃唇，肤若凝脂，颊似粉霞，不盈一握的柳腰娉婷袅娜地倚在水亭雕花木栏旁。水光潋滟之中，倾国倾城之貌隐约幻现。

撑着纸伞，信步走到缘湖边，初映入云思儒眼帘的便是这样一幅安静唯美的画面，不禁驻足呆立，沉醉其中。

但是，“阿嚏！阿嚏！阿嚏！……”

一串喷嚏声打破了魔咒，云思儒无奈地轻轻摇头浅笑，拾级而上，行至水亭中央：“容儿，可还好？”轻柔淡雅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关切。

“嗯！积劳成疾。”我揉揉通红的鼻子，擤了擤。

“哦？容儿何劳之有？”小白握住我的手，阻止我继续虐待自己的鼻子。小白的手很温暖，刚好可以把我整只手包容住，春风一样舒适的触感让我不知不觉中安定了下来。

“脑力劳动就是累人，我在这里念你念到一千零八遍你才感应到。”



“容儿想我了?!”语气里满溢欣喜和雀跃。

“那可不行!我想念你粉嫩的皮肤,柔滑的触感让我爱不释手;我想念你水灵的眼睛,深情的凝视让我深陷其中;我想念你柔嫩的嘴唇,微微嘟起的唇型让我想一亲芳泽……啊!我太想你了!”我热情地张开双臂。

“容儿……”小白的双眼立刻盈满水雾,脸微红,缓缓张开双臂,迎接。

“我实在太想你了!我的最爱一只耳!MUA!”我一弯腰,热情地搂住躺在边上午休的一只耳,一口亲了下去。

一只耳从噩梦中惊醒,抬头看了看云思儒怅然若失、略含妒意、忽青忽紫阴晴转换的脸,再看了看一脸兴奋搂着它的云想容,恶寒,莫名。

“阿……阿……阿……阿嚏!”一只耳顿时被横飞的唾沫糊满全身。

“你呀!唉,方师爷配的药可是又被你给倒了?”小白一边叹气,一边掏出丝帕给我擦了擦脸,再顺道帮一只耳擦了擦。

“太苦了呀!哥哥最好了,不会和爹爹告状的是吧?”我吐了吐舌头,一脸凄苦地挨着小白的身子蹭蹭。

“唉,良药苦口利于病。”云思儒叹了口气,伸手揽了揽身边可人儿的肩。他心里清楚,只有想容有求于他的时候才会叫哥哥,才会像猫儿一样温顺地靠近他。虽然明知是她别有用意,却甘之如饴,只求这一生能够这样为她遮风挡雨,默默守护着她。只是,想到明年想容就要进宫,心下一片烦乱,手无意识地紧了起来。

“小白,疼!”我挣开小白的怀抱,拿丝帕擤擤鼻子,只觉得气管里面一阵痒,都是这该死的花粉过敏症!

七岁那年,我患上了花粉过敏。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气管喉咙瘙痒不止,只有喝了方师爷配的药才能缓解一些。方师爷试过不少配方,但都不能根除,只能暂缓。爹爹怜惜我身体不适,便让家丁把云府上下所有能开花的植物都斩草除根,换上各式绿叶植物,但收效甚微。这香泽国最大的特点就是鲜花种类繁多,且花期长,四季不分明,春夏季极长,爹爹总不能让人把全国的花都给拔了,所以一到春天,花粉便从空气里缓缓散播到这相府中来。

“对不起,都是哥哥不好。”小白心疼地揉着我被他抓疼的肩膀。

“给我画幅画,我就原谅你。”

“好呀!只要容儿喜欢,莫说一幅,就是十幅哥哥也画给容儿。”

“雪碧,速去书房取来笔墨丹青。”穿过来以后,我十分想念赵忠祥!错了,是十分想念原来的垃圾食品,但是,大厨水平有限,吃不到,没有办法,



大夫人给我披上红色的嫁衣。看着身上夺目的红，我有一瞬间的恍惚，脑子里只剩“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两句诗反反复复。

将近傍晚时，爹爹命人取来埋在园子里十年的数百坛女儿红。这酒是我出生那日酿成藏于地下的，只待出嫁这日宴请众人。爹爹揭开坛盖，一股醉人的酒香顿时四溢开来，今日京城里的家家户户都可以喝到云家分送出的女儿红，大有举国同庆的味道。

黄昏时分，华灯初上，太子的迎亲船队驶达云府大门口。就听着门外一众宫人奴仆丫鬟窸窣窸窣的脚步移动声，想是在列队整仪，待所有声音都消逝后，爹爹亲手为我披上红盖头挽起我缓缓步出门去。行至房门处，看见地上撑开一片圆圆的阴影，我知道爹爹已在头顶为我打起了婚伞，以保护我不受妖邪入侵。

往日从来不知道从我的园子走到大门口竟是这样一段漫长的路程，爹爹就这样挽着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往前行。每走一步，心里的眷恋就加深一分，我频频地转回头去，自己竟也不知道心里在期盼着什么，只觉得每一回头，失望便会袭上心来。

再长的路都有走完的一刻，当爹爹将我的手放到另外一只触感陌生的手上时，失意落寞之感行遍全身。那是一双冰凉的手，手心有些微粗糙的磨茧，仿若在昭示着手的主人也是一个冷漠强硬的人。此时，我突然怀念起小白温暖安定的双手，直觉就想抽离这冰冷，无奈这冰冷却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硬是半分也动不了。耳边响起欢快喧嚣的迎亲喜乐，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我却分辨出了一缕清幽的笛声，宛转幽怨，似有浓烈的深情和不舍的伤意，曲调竟是那首《致爱丽丝》。我顿下脚步，猛然回头，触目之处除了一片妖艳空洞的红色和脚下影影绰绰的灯影却是什么也没有。

“请新郎偕开船！”一声尖细的嗓音割破冥想将我唤醒，这才发现不知何时我已被带至婚船上，刚才喊话的定是宫里的司仪。狸猫终于放开了我的手，走向船头。依据香泽国的习俗，迎亲船的第一篙定需新郎亲自撑划开来，新人日后方可万事顺意恩爱美满。也不知这船行了多远，我只知道耳边的笛声袅袅萦回，终是消散在了一片悠远之中。

下船之后，就听司仪高声唱道：“花船到门前，福寿两双全；吉星高照起，荣华万万年；新人下船来，鼓乐两边排；亲友齐喝彩，添喜又添财。新人举步往前行，步步季节花儿名：一步立春雨水来，探春迎春花儿开；二步惊蛰与春分，红杏花开满树林；三步清明和谷雨，桃花盛开人欢喜；四步立夏小满



天，风吹葵花开满园；五步芒种夏至到，石榴花开红似火；六步小暑大暑临，映日荷花别样新；七步立秋暑已去，芙蓉花开真如意；八步白露和秋分，桂子兰花好盈门；九步寒露霜降天，各色菊花开满园；十步立冬小雪降，红梅结子花齐放；十一大雪冬至回，岁寒三友松竹梅；十二小寒与大寒，洞房花烛好姻缘；新人走了几十步，香案桌子摆面前；香炉果子俱摆好，单等新人拜地天。”这新人下船歌一路唱到大殿外才停下。狸猫携我入殿对皇上皇后以及列位祖宗牌位行了叩拜大礼之后，复又牵着我在宫女太监司仪的前后簇拥之中入了洞房。

一待坐定，早就候在一旁的嬷嬷们便轮番上前将事先准备好的金钱彩果抛洒在我们周身，一边念着撒帐歌：“撒帐东，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画堂日日春风。撒帐西，锦带流苏四角垂，揭开便见姮娥面，输却仙郎捉带枝。撒帐南，好合情怀乐且耽，凉月好风庭户爽，双双乡带佩宜男。撒帐北，津津一点眉间色，芙蓉帐暖度春宵，月娥苦邀蟾宫客。撒帐上，交颈鸳鸯成两两，从今好梦叶维熊，行见珠螭来入掌。撒帐中，一双月里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戏云簇拥下巫峰。撒帐下，见说黄金光照社，今宵吉梦便相随，来岁生男定声价。撒帐前，沉沉非雾亦非烟，香里金虬相隐快，文箫金遇彩鸾仙。撒帐后，夫妇和谐长保守，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被豆子花生这些坚果给砸死的时候，这帮嬷嬷总算弹尽粮绝，唱完了撒帐歌放过我一条小命。“请新郎入席开宴！”司仪吼了一嗓子后，就感觉身边的狸猫起身离去，一帮嬷嬷太监宫女随后也撤了出去，就剩下雪碧和七喜两个小丫头陪着我。这俩丫头当初听说被爹爹分配成我的陪嫁丫鬟时竟然喜极而泣，看来我平常宅心仁厚、平易近人的亲民形象实在深入人心。

这下耳边总算清静了，我一把拽下喜帕，做了一个深呼吸。TNND，快把老娘我憋屈死了！不理睬身边雪碧和七喜唠唠叨叨的劝诫，让她们帮我把头上的千斤顶给卸下来，再不拿下来我怕会把脖子给压断了。环顾了一下这洞房全是红的，红的窗花、红的蜡烛、红的桌布、红的凳子、红的床、红的被。

我估摸着狸猫去吃筵席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禁伸了伸懒腰打算躺下去先补上一觉。哪知还没来得及躺下，就听见外面司仪高声报着：“请新郎入洞房为新娘揭喜帕！”我一个激灵坐正身子，急把凤冠套在头上，扯着喜帕就盖了起来。身边雪碧和七喜看见狸猫进门也相继撤了出去，房间里就剩下我和狸猫两个人。想我经历过穿越这等大风大浪的人此刻竟有些紧张起来，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嫁为人妇，以后就要天天对着狸猫了。等狸猫掀了盖头我该说





睁开眼，就见狸猫眼里笑意闪烁，戏谑地翘着嘴角望向我。雪碧上前便要搀扶我：“奴婢遵旨，这就伺候娘娘出恭。”仿佛因那狸猫没有责怪于我而松了一口气。

“慢着，本宫这会子又不想出恭了。”我尴尬地坐了下来。

“听到没有，娘娘说她不想‘出宫’了，你们都给本宫服侍好娘娘，若有闪失，唯你们是问！”狸猫忽然脸色一转，正色地训斥起下人。威严警告之意让一干下人们战战兢兢，齐刷刷地跪了下来，满口称是。

好你个狸猫，真是狡猾，连我都被你绕进去了，这会子倒变成是我自己说的不想“出宫”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郁闷至极，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穿越之教训：不要试图和皇室比狡诈。路漫漫其修远兮，和狸猫斗智斗勇的革命道路崎岖险阻任重而道远啊！

天阶夜色凉如水，窗内红烛摇曳，窗外细雨横斜，积水顺着屋檐悄然滴落，在地面晕开一圈涟漪，似叹息似挽留。我熄了烛火，推开吱呀的窗，抱着膝盖坐在床沿，凝视窗外飘飞的雨丝，竟想起了海子的那首诗：

以前的夜里我们静静地坐着

我们双膝如木

我们支起了耳朵

我们听得见平原上的水和诗歌

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原，夜晚和诗歌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

只有我一个双膝如木

只有我一个支起了耳朵

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平原上的水

诗歌中的水

在这个下雨的夜晚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

为你写着诗歌

这是我们共同的平原和水

这是我们共同的夜晚和诗歌

是谁这么说过 海子



冬天的，也不知道他们哪里弄来这许多西瓜。

不管了，总归有得吃就行了。我一边吃着西瓜，一边琢磨昨天晚上狸猫那话，咋就这么耳熟呢？突然，灵光一现，一激动，差点被西瓜给噎死，一个劲地咳嗽。雪碧过来拍着我的背帮我顺气，“娘娘，不是奴婢说您，您这心血来潮大冬天的吃什么西瓜呀？您看，这不就噎着了！”

我哪有心思管雪碧唠叨些什么，心里那个激动啊！难怪，我说那话怎么那么耳熟，那可是电影里的经典台词啊！只不过“皇后”被换成了“太子妃”。

计划一宣告破产！

方案二：

夜里，趁狸猫睡熟后，我借着起夜的时候悄悄易了容，再躺了回去。

狸猫一觉醒来，睁开眼初看到我，眼里闪过一丝惊诧。嘿嘿！我就不信你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和一太监睡在一起还能镇定自若。我昨天晚上可是弄了好半天才把自己易容成王老吉的模样。这次总能把狸猫吓跑了吧，哈哈！

谁知狸猫瞬间神色就恢复了平静，接下来一个动作结结实实把我给吓死了，就见狸猫伸出手来对着我刚刚开始发育的胸部一摸：“不知道这里藏的是什么呢？莫不是馒头？”色狼！我又羞又恼地捂着前胸跳了起来，指着狸猫，“你……你……你……”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为夫竟不知云儿喜好这等把戏，若云儿不想为夫今日就把那王老吉斩了，还是乖乖变回原样比较好。”说完，像没事人儿似的更衣离去。

气气气气死我了！狸猫这种非人类的逻辑果然和我们正常人类不一样！想起自己计策没得逞反倒被非礼了，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计划二宣告破产！

方案三：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忍了还不行吗？！

最终只好放任狸猫继续和我睡一张床。

不过我不承认失败，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道路则是迂回的、曲折的。所以，我只是暂时“曲折”了一下，总有一天俺要翻身农奴把歌唱！

还好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安慰，那就是，方师爷那日曾说过会托人每半个月给我送药进来，没想到送药之人竟是小白，我真是太开心了！日日盼着就是小白给我送药的那天。

小白每次送药来后，便陪我半日，有时弹琴，有时画画，或者只是静静地陪着我坐着喝茶，听我絮絮叨叨地说一些废话。我也常讶异自己在小白面前

怎么总是会变得很啰唆很琐碎，而小白却也从不嫌烦，只是微笑着听我说，仿佛我在说的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有时听到我炫耀自己如何捉弄小十六那古董时，小白只会摇摇头，叹一句“容儿，你呀！”语气里尽是宠溺，让我有一瞬幸福的恍惚。

那女刺客之事终也没查出个名堂来。狸猫这里查来查去结果也只是知道那人是西南人，却查不出是谁。

康顺十五年三月，西面西陇国举兵来犯，三皇子玉静王肇才茂奉旨领兵御敌。西陇国元帅燕亮遣谋士郭图、大将陈庆直扑白城。肇才茂置刘彦为西郡太守，自己亲率大军驻屯阳朔。肇才茂声东击西，先引兵向延津，燕亮派兵增援。肇才茂见燕亮中计，立即亲率轻骑直趋白城，阵斩陈庆。燕军大乱溃散。燕亮大怒，下令渡河追击肇才茂。在延津以南，肇才茂故意将金银辎重弃置路上，燕军纷纷抢夺。肇才茂乘机败燕军，诛燕军大将文光。西陇国损陈庆、文光两员大将，溃不成军，败北，同年七月撤军回国。

玉静王凯旋，帝大开城门亲自迎接，当晚大宴群臣，并重赏玉静王，封地十五邑。席间，素来重武的右相潘行业大赞玉静王统兵御敌之术，与玉静王相谈甚欢，一时传闻二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交。

战后，帝并没有立刻命玉静王率兵回北方驻守，而是大叹长年与三皇子聚少离多，让其在京城多留些时日。一时间，朝野上下一片议论，有说玉静王已非早年只知征伐杀戮之轻狂少年，现谋略满腹，颇具将才；有说玉静王联合右相潘行业，占尽天下三分之二的兵力，足与太子相抗衡；有说玉静王班师回朝后曾夜访左相云府，恐是要拉拢云水昕。那云水昕宠女虽已嫁入太子府，但云水昕朝堂之上并无明显偏向太子那头，有人不禁为太子捏一把冷汗。朝中众臣大部分唯云水昕马首是瞻，就等着云水昕表态，但那云相却是一副淡然无事的态度，叫人揣摩不透。

七月来临，随之而来的就是我最难挨的漫长夏季。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丫鬟们扇的那点风跟我们现代化的制冷设备比起来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不知为何，我最近变得有些懒散，总是犯困，估计这就是所谓的春困夏乏，中午一到就想午睡，但在屋子里睡醒后总是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是汗，很是难受。

不过，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避暑好去处——东宫北面的荷塘。于是，我让雪碧和七喜将贵妃榻搬至荷塘边的榕树下，一到中午，便在那里午睡。

那日，我吃了点莲子银耳羹后又觉得有些困乏，便去那塘边贵妃榻上躺下。盛夏之中，得此凉意，耳边蛙鸣虫叫，正是“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

薄荷草则变成了男子向心爱女子表达爱慕之意时必赠的物品。而我，则因此被民间戏称为“薄荷妃子”或“香草美人”。香泽国内没有香草这种植物，薄荷在这里的别称就是“香草”。谣言的力量果然不可小觑，何况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正符合了人们心中对于美好的向往。于是添油加醋一传十十传百，狸猫竟赢得了忠贞痴情的好名声，大家居然自动忽略了狸猫东宫里还有一位侧妃的现实。

事过两个月后，爹爹便将我刚及笄的大姐云想烟嫁给了赵之航的次子赵玉隆。一时间，朝野震动，认为这是爹爹表示支持太子的一个明确风向标，因为赵之航是太子门下最重要的谋臣之一，这一联姻无疑是加强了与太子间的联系。而支持爹爹的官员们便渐渐开始帮衬着太子这边。

我不禁要叹这狸猫好手段，不但没有被这次事件波及，反而利用我赢得了民心和爹爹的支持。不知道此时招财猫要做何感想，可算得上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狸猫现在不但晚上要和我同榻而眠，就连白天也要限制我的行动，特别是我的午睡，只有在他看得见的范围之内才被允许，而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书房和一帮子大臣讨论时政，为了同时能够看住我，便命人在书房里间设了床榻，我的午休常常是在太子书房内间中度过的。我曾经找过各种理由跟他抗议，他一概不予理会。

我跟他说夏天太热，睡在屋子里会生痱子。第二天屋子四角便放置了四只盛满冰块的大桶，床上也多了一张特殊的床垫——用那种看似锦缎，性质却很像聚四氟乙烯类的高分子聚合物的防水面料制成，在其内填满水后用特殊技术缝合起来，躺在上面感觉跟我们现代的水床很类似，冰冰凉的。对于这水床我倒是很满意。

小白由于送药缘故，进宫与我见面的次数也增多了。那日，站在微风摇曳的薄荷坡前，竟让我觉得他的背影有一丝落寞，扯疼了我心里不知名的那根弦。他转头朝我微笑，却是勉强得令人心颤，他开口幽幽说了句什么，却被清风带走了，让我没来得及听清。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问我：“容儿，如果我强大了，你愿意随我走吗？”

第九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康顺十五年十月，兰台令史丰长裕上书参运州太守刘礼成前后两年私吞朝廷救灾款项十余万两，请皇上将其重办以平民愤。奏折上暗指这刘礼成区区一个太守若无人背后撑腰定不敢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朝中诸臣一时哗然，谁人不知这刘礼成是左相派，这纸弹劾奏折无疑是指桑骂槐，矛头直指当朝左相云水听。

据说这兰台令史丰长裕长期与右相潘行业交好，现右相支持三皇子玉静王，若无玉静王首肯，以云水听如今在朝中的地位，一个兰台令史无论怎样也不敢写出如此猖狂的奏折。其余大臣听说此事不免惶恐，就等皇上如何裁定此事。

皇上看到此奏本后，下令彻查，经查后情况属实，便将那刘礼成革职斩首，诛九族，对于奏折上所提“背后撑腰之人”却是装聋作哑只字未提，便终结此案，那兰台令史倒也不便再提。皇上将此事处理得十分圆滑，一碗水端得平，既重办了刘礼成，合了三皇子党那边，却又不牵连云水听。圣意难测，但，这次事件无疑是三皇子和太子之间斗争日趋明朗化的一个标志。

同年十一月初九，皇上五十岁大寿，举国同庆，宫内亦遍邀群臣与皇室成员一起为皇上庆祝生辰。是夜，整个咏德大殿灯火通明，到处张灯结彩，官员皇族们鱼贯而入，前来参加“万寿宴”。我和狸猫在大殿侧面的辛德厅里候着，要等所有大臣和皇室成员都到齐后才可入殿，而皇上和皇后则是在我们之后入殿，以显示至尊的地位。

好久没有这样顶着凤冠一身厚重华服装扮，只觉得浑身闷热，脖子也快断了，还要假装端庄大方的样子，实在难过。去年皇上四十九岁大寿，我因为染了风寒，名正言顺地不用参加，躺在东宫享清福，今年是怎样也逃不过了。我心里一边郁闷，一边想着怎么才能活动活动筋骨。突然，狸猫靠向我身边，我一惊，就见他将手放在我的后脖颈处，无视周围宫女太监的眼光，居然开始轻轻给我拿捏酸到不行的脖子。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一边的王老吉更是一脸傻愣。狸猫却是眼波流转，朝我魅惑一笑：“云儿且忍忍！”顿时，我只觉得